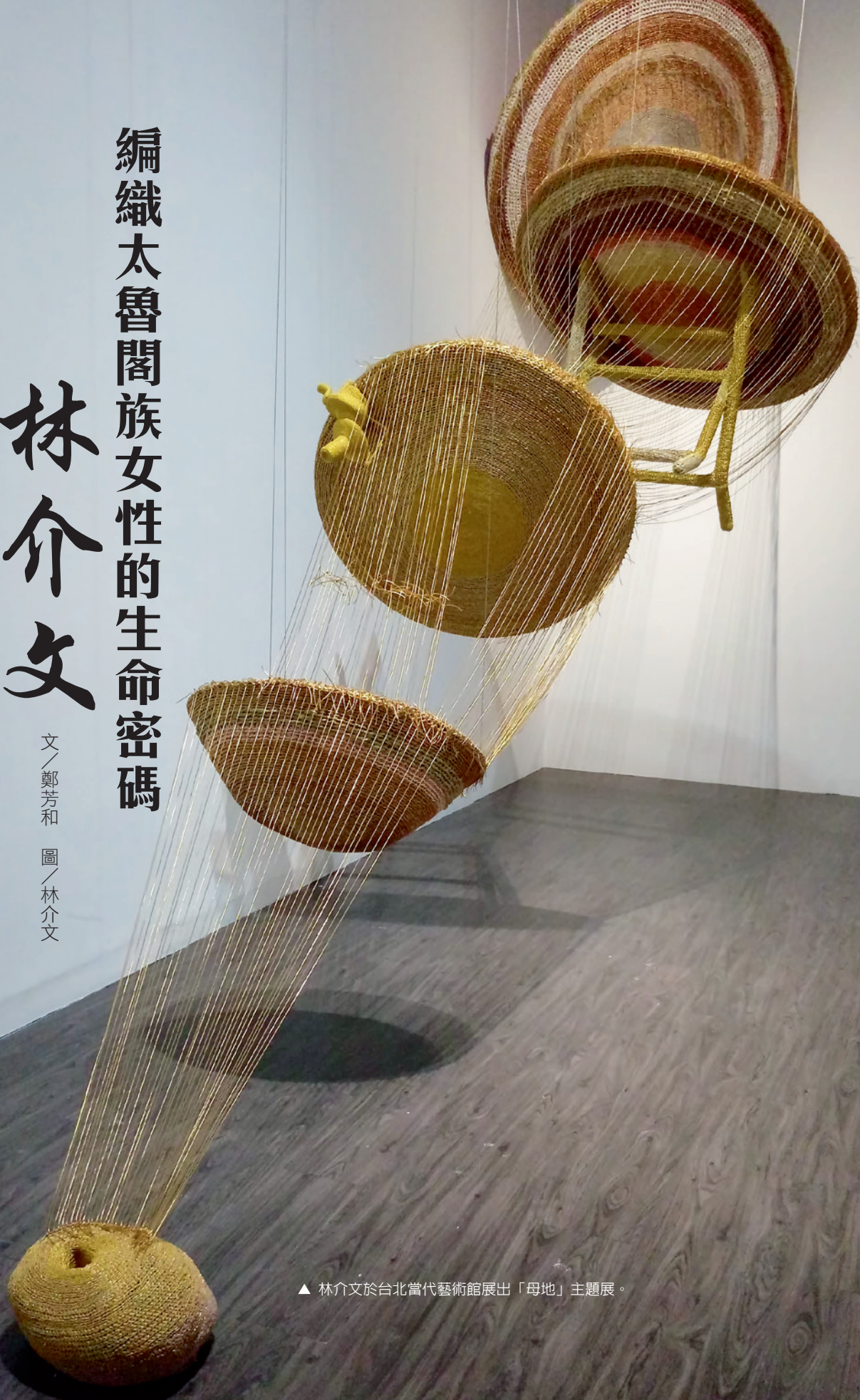


編織太魯閣族女性的生命密碼

林介文

文／鄭芳和 圖／林介文



▲ 林介文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母地」主題展。

新世代的原住民藝術家，他們的創作思維往往比起他們的先輩率多以傳統的原住民圖騰作為雕刻的母體，更具有歷史意識的文化自覺。

新銳藝術家林介文，生於花蓮瑞穗紅葉部落，是太魯閣族人，民國 101 年、103 年連續獲得兩屆原住民「Pulima 藝術」首獎；並於民國 107 年獲得文化部第六屆公共藝術獎。

作為一位女性藝術家，她如何將她的思維觸角深入傳統文化和身體記憶的幽秘處，將已風化老朽，封存在博物館的歷史骷髏，注入人情、人味、人文新氣息而轉化為有機的雕塑，重現有血有肉具體的生命原相？

織路，太魯閣族的文化圖騰

花蓮新城太魯閣火車站，懸掛著一件五彩繽紛的雕塑，遊客常常抬頭仰望，他們瞻仰的不是偉人聖像，而是如日報的標題所寫的一「太魯閣車站高掛「子宮」，遊客直呼美呆了！」（民國 105 年 3 月 14 日），正是這件超乎眾人想像令人驚艷的「子宮」雕塑奪得公共藝術獎。

林介文有如一位淘氣的「壞孩子」，以原住民獨具的黑色幽默跳脫宏大、嚴格的觀念框架，將重於泰山的巨大歷史劫難，輕如鴻毛地如花綻放於眾目睽睽之下。這

件有著女性生殖力豐饒意象的子宮，取名〈織路〉，絢麗的外表下包紮著一段悲愴的族群傷痕。

〈織路〉是象徵織女的回家之路，是自我的身分認同、社群建立、集體記憶雜揉一體的文化記憶之作，訴說著西元民國 3 年太魯閣族人與臺灣總督府發生戰役，族人被迫遷徙下山，婦女肩負織布機，扶老攜幼離開高山居地，移往花東縱谷。當織女代代凋零，林介文有幸擁有祖母的織布機，引領她走向回家的路。

〈織路〉像是一件由單一細胞，不斷增生繁衍，孕育生成的龐大有機體，在最暗黑曲折的歷史中，潛藏著新生命。林介文以藝術的視點超越歷史現實，在太魯閣戰役浩劫一百年後，重新編織歷史，織就一個創傷與療癒的文化圖騰，在無法救贖的死寂中，重現太魯閣族的微光。



▲ 裝置於花蓮新城太魯閣火車站的〈織路〉公共藝術作品。

這一個含涉時間、空間向度的故事，既遙牽百年又關乎當下，殖民統治者習慣以百姓為芻狗，林介文以一位女性創作者的思維將批判性的歷史意識轉為召喚情感的記憶，將穿梭不已的一針一線化為涓涓滴流的情感。於是林介文號召包括太魯閣族、泰雅族和賽德克族等 30 位織女，共同以翻新的記憶重新書寫歷史。而這歷史不是將之還原為血腥的白骨遍布的殺戮戰場，而是宛如架構一座彩虹橋，連通過去與現在，重建一段想像又兼具象徵，以編織為主體，敘述族群的整體命脈的圓滿體驗之旅。

拆解織布，組成如子宮的感覺結構

以布組構成的〈織路〉軟雕塑，在「材料的編織」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只因織布是太魯閣族女性的生命史，在每位女性族人，呱呱墜地之後，由母傳女的傳統工藝，象徵女性的身分地位也牽繫著代代之間的家族情感。

民國 104 年當部落裡所有的婦女或在東華大學，或在天主教堂，或在新城國小拆著毛衣，再捆成線球，集體行動。從回收的毛衣，拆解成線，集體結成球再以傳統的織布機或紐西蘭的現代織機，織出一匹匹布料。從解構到結構的過程，已是集

體發聲的一項儀式，她們召回的是過往的社群生活，重新恢復記憶的魅力氛圍。在織布中女性對材質的特殊情感，使她們尋回群體生活的身分認同與族群的歸屬感。

然而 30 匹珍貴的手工織布，躺在她的工作室許久，她真不知如何運作，常常把布攤開又折回去；再攤開又折回去，循環往復，不知凡幾，如此折騰了一年，直到有一天她痛苦不堪，終於手持剪刀狠狠地把自己辛苦織出的布匹，剪下第一刀，接著第二刀當她放下完好如初的傳統布匹，創作的能量才開始汨汨流出。

她將拆解的織布與回收的衣服組構成一個個物件，再依不同的顏色拼接、纏繞，編入一個大型的不鏽鋼立體框架中，下方綴著一條長型的出口。她的創作往往是邊做邊想，隨著感覺而走，不知不覺編出一個裹覆著布，充滿韻律節奏感的子宮與陰道的感覺結構。這個外顯的結構，卻完全相應著她內在身體的感覺，那是一個懷孕的母親，孕育生命的 娠記錄。

把歷史的密碼，織入「以母之名」的豐碑

不斷增大的抽象有機雕塑與她腹中不斷踢撞、茁壯的胎兒，形成等比例的遞增。隨著時間的進程，外在的雕塑如掛在樹上的繁花異果；內在的小孩如在羊水中游動

的魚兒，一靜一動，兩種迴路相互激盪，在她的身體內外纏綿。

民國 104 年，林介文懷胎成為母親，製作公共藝術，一切充沛的能量都匯集在這個關鍵時刻，民國 105 年 1 月當她把巨大的雕塑高掛火車站時，她的作品終於完成，她如釋重負返回家裡，晚上 11 時那一刻，她的小孩也破水游出，兩件作品的誕生連接得天衣無縫。

林介文說：「〈織路〉代表的不只是一件作品，而是一個價值的延續。」，又說：「這是一個我們 Truku 族女性生命的故事。」。

故事尚未結束，歷史尚未終結，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說：「沒有一座文明的豐碑，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暴力的實證。」，如果〈織路〉象徵著一座文明的豐碑，豐碑裡的血腥暴力，已在藝術家的美感形式裡，化為豐美且飽滿的五顏六色。

林介文把歷史的密碼，悄悄織入布衣紋理中，層層又疊疊地堆疊、拼貼出織品的材質與色澤，在漫長二年的時間蹲點中，編構出具空間質感的軟雕塑。在抽象形構的表面層次裡，潛藏著族人千百轉的情感深度，穿透時光的幽暗通道，滌洗著血淚斑斑的歷史傷痕。孰謂「豐碑」？這件抽象雕塑〈織路〉，是重塑太魯閣族人的精神豐碑，一座以母之名的豐盛之碑。



▲ 集結 30 多位織女，共同編織的〈織路〉，是太魯閣的女性生命史與身分認同。

發現祖母的織布，探勘原住民身分

這位美麗又強悍，柔順又堅強的女性，不是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所說的只是在家中當個溫柔的天使，林介文的身分既是妻子、母親又是藝術家，時時越界游離。她會回到自己的太魯閣族，重新尋找創作的本源，完全來自祖母留下來的織布。

「我的命運好像在發現 Buby(奶奶)衣櫃裡的織布後有了很大的變化，這些織布帶著我重新認識奶奶與自己的族群。」。林介文的父親是太魯閣族的議員，母親是臺北漢人，外曾祖父是日本人，奇妙的因緣際會，牽起一段日本人、臺灣原住民、漢人的幾代婚姻。

隔代遺傳的織布，宛如一粒種籽，在林介文的靈魂深處蟄伏，只等待天機冒出芽尖。不知太魯閣族的神話與非洲約魯巴族 (Yorùbá) 的神話學，是否神靈契合？南方朔曾描述約魯巴族有一種獨特的「生機論的相互滲透」觀念，他們認為人間世界並不是條理清晰的過去、現在、未來的連續體；生與死，存在與不存在，祖靈與未生的後代之間，也都無法分割。索卡因 (Socaine) 的〈第四階段：經由造物神歐岡的神秘到約魯巴悲劇的起源〉，便認定過去、現在、未來，互為因果，生的與死的以及即將誕生的，都同樣的在當下相逢。難道林介文的祖母，透過織布與她的孫女當下相逢，找回織布的一縷新血脈？

有著日本血統的祖母，是位十分能幹的女性，她生育 7 位兒女，存活 5 人，由於丈夫早逝，她獨立撫養全家。她既務農做活，又擅長織布，且極富商業頭腦，往往以物易物換得許多土地。只是祖母在林介文 10 來歲時去世，她為了懷念祖母，便以祖母的母語「拉拜」稱呼自己。冥冥之中，祖孫連心，血脈相連。自小林介文就在紅葉部落成長，由花蓮女中到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再至西班牙巴塞隆納自治大學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臨時空間系」留學 (西元 2006 年)。大學主修金工藝術的林介文，手作的技巧已十分嫻熟，留學時又受到一套完整的訓練，由



▲ 林介文〈我是女人〉系列作品獲得「Pulima」首獎。

發想到挑材料再到構成作品，她總是做得又快又好。西班牙語常常聽不懂的她，創作的成績卻總是名列前茅。由金工到空間，她更能掌握材質與量體之間的空間關係。

在歐洲留學林介文受到不同文化的衝擊，回國後重新檢視自己的身分認同，竟產生嚴重的衝突感，她常反思：「我憑什麼說自己是原住民？」，她的身體雖然流淌著原住民血液，高中前也一直住在部落，但她與原住民卻沒有連結，因為父親常年都在外面服務民衆，而母親是臺北人，她常與母親為伴，她與弟弟及母親自成一箇漢文化圈。在抗議自己，不滿自己的同時，她開始挖掘那被遺忘，未被探勘的原住民身分。

學會織布，宣告「我是女人」

她返鄉尋根，驚訝地發現太魯閣族對女人的定義是必須學會織布才能成為女

人，才可以紋面，才能嫁人。織布成為她身分認同的重要認證。在民國 103 年這一年她向女性族人學會織布，強烈地感覺自己是女人，並以〈我是女人〉系列作品，宣告她成為太魯閣族的女人。這件林介文運用現成物編織成軟雕塑並結合錄像的裝置藝術，尋找自己的身分認同，使她獲得民國 103 年 Pulima 首獎。

成為女人後，她一方面屬於族群，一方面屬於她個人。她的內心不再像先前所創作的〈我的傳統服飾不傳統〉(民國 101 年)總是波濤洶湧地萌生認同的衝突，揭示個人對自我身分的矛盾情緒；如今她反而是結合與自己同根生的織女的族群力

量，集體發聲，成為女人，獲得 Pulima 獎，對她的生命價值有何意義？她能以藝術承載族群的創傷嗎？她關懷的氣勢、格局由小我轉為家國的大敘述，她的〈織路〉公共藝術，是為民國 3 年 5 月臺灣總督佐久間(さくまさまた)率軍的「第六次征討太魯閣番」戰役中犧牲的族人安魂，使災難沉澱為藝術的超越與昇華。飽漲的子宮孕育的生命，由紅色的陰道滑出的意象，像是一場回歸原鄉的重生儀式。

臺灣原住民太魯閣族在歷史浪濤席捲下，離枝離葉，生命剝離的桑滄血淚史透過林介文〈織路〉儀式般的重返，揚起一段歷史的回音，林介文的藝術創作，已然



▲ 林介文〈孕育生命的人〉是以創作編織自己的傳記。



▲ 林介文的纖維藝術緊扣著她的身體與身分的多重轉折。

是後殖民論述裡的一種「流離書寫」將自己的族人在臺灣這塊土地上不斷流浪、遷移，織入太魯閣族的文化與美學系譜中。

由女人到母親，編織自傳性故事

由〈我是女人〉的驕傲榮光到〈孕育生命的人〉(民國 105 年)的喜悅苦辛，林介文的纖維藝術緊扣著她的身體與身分的多重轉折，她不時以創作折射出她的生活情境與生命心境，創作成為她自我口述的自傳形式。成為母親的林介文，育兒的母職與創作之間會有所失衡嗎？林介文在「偷時者」(民國 107 年)個展中，幽默地形容兒子是個偷時者，時時偷走她的時間，她

也常常陷入育兒與創作的兩難中，幸好她的母親十分支持她的創作，也幫忙照顧小孩，分擔她的負荷。否則她既要為人妻、人母又要當藝術家，只能感嘆時間不站在她那邊了。尤其織布一如她所說的：「必須要很專注，無論準備線材或編織的過程都不能被打擾。」，這對忙碌的現代人來說必然產生嚴重的衝突。

儘管創作時間不夠，織布對身為現代人的她也時有衝突，她卻頻頻得獎，且個展、聯展不斷，生命的能量都在她成為母親，承擔母職後，沛然而出，她似乎「為母則強」。彷彿愈辛苦她的創作慾望愈高漲。林介文於民國 107 年底參展台北當代

藝術館舉行的 Pulima 藝術節《母地》系列作品，便是以一位女性，身歷其境的懷孕、分娩、育嬰的生命歷程，作為創作的母題。

母地，妊娠經驗的陰性空間書寫

林介文這兩年總是一邊懷孕，一邊學生作品，當我進入「母地」的展間，馬上感覺空間布局十分侷促，景深太逼近，每每無法後退仔細觀看前後的對置的作品，且又處處彎道，一轉身就不經意地碰觸到作品，人似乎被卡在那個狹窄的通道中，有種與外界隔離，進退不得的窒息感。「那窄的空間是我想要的。」，林介文的解釋讓我茅塞頓開，原來那是她剛生完第二胎，做完月子，就受邀展出，她把一個多月前分娩時那種奮力一擠的感受，身體被胎兒擠壓，沉重、受迫、不舒服的妊娠經驗，全然化為一個陰性空間的書寫。

其中〈金色織機〉(民國 106 ~ 107 年)，在金線與被織布包覆的鐵鍋、圓桌或石頭等現成物之間，織起千絲萬縷的母子映帶意象，斜勢的裝置，由下而上，彷彿是精子在母體內力爭上游，努力著床於子宮的生命軌跡，也令人想到在織布機旁以金線編織的懷孕的母親，內心充滿對未知的胎兒的無限期待。

〈分娩〉或〈斷奶〉也都是以現成物的圓桌、碗和剪刀，以回收布條、樹皮、苧麻或是各式線材，編織成型，組構成體。



▲ 林介文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母地」主題展。



▲ 林介文個展「入侵 (Snurug)」於花蓮石碇藝術中心。

而〈出口〉是件女性分娩時雙腿撐開的姿態，林介文設計觀眾的動線，由〈出口〉走出彷彿經由母體的子宮、陰道再由雙腿中的縫隙誕生。

林介文的創作由〈我是女人〉、〈孕育生命的人〉、〈織路〉、〈偷時者〉到〈母地〉，都是以她最貼近的女性經驗為創作主軸，她的身分是女人、是妻子、是母親、是女性藝術家，母職與創作是否存在著必然的衝突或正面意義？林介文回憶製作〈織路〉時說：「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身體一天比一天沉重，但是那個身體裡的小

生命卻給了我源源不絕的靈感及巨大的動力。」，不管母職是否是女人的天職，也不論現代女性主義者對男權支配「母職體制」的批判，「為人母」作為女性獨有的經驗，對林介文來說反而是創作力的迸放。

建構文化身分認同，尋回精神家園

曾獲得普立茲獎 (Pulitzer Prize) 的非裔美國女作家艾莉 沃克 (Alice Walker) 十分關心黑人女性的生活與命運，開啓她們在性別、階級及種族三重身分的建構。

她在《尋找我們母親的花園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中，在前輩縫製的拼貼被中，尋訪她們的歷史足跡。林介文在織布的解構與重組之間，塑形成體的〈織路〉將在祖母的傳統編織逆轉為軟雕塑，回溯那一代女性在苦難中堅韌走過的歷史步履與族群記憶。

林介文又經由女人、母親身分的蛻變以女性視角的創作，記錄生命的流變，母職是一份甜蜜的負擔，偷走她大半時間，但她仍堅持創作，即使曾有半年未曾整經，她仍直言：「我不創作會瘋掉。」，因為只有織布她才能心無旁騖與自己獨處，有如靜心。

只因發現祖母衣櫃裡的織布，使林介文對自己是漢人與原住民雙重身分的困惑，忽然迎刃而解，找到靈魂的萌動。那織布是太魯閣族女性代代相傳，鋪陳出歷史的時空經緯，藏著族人創造性與表現力

的密碼，是留學西班牙的林介文以現代空間藝術的觀念，形塑太魯閣族的傳統編織為軟雕塑，從而建構自己的文化身分認同，並尋回自己的精神家園，家族歷史的縮影，也是整個族群流離的史冊。◎

參考書目

1. 陳惠娟、郭丁熒，〈母職概念的內涵之探討—女性主義觀點〉，《教育研究集刊》41輯，民國87年7月。
2. 王楠，〈「縫被」的文化隱喻與美國女性主義文學傳統的建構〉，《婦女研究論叢》，No.6，民國101年11月。
3. 南方朔，〈書寫，以約魯巴神話為母體〉，《靈犀之眼》，頁200，聯合文學出版社，民國93年。
4. 王斑，《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大陸），民國93年。



▲ 林介文〈出口〉。